

1940年,德军穿过号称天险的阿登山区,抄了马奇诺防线后路——

阿登战役:法军痛失“国门锁钥”

战前部署

当时,德军在西线展开了B、A、C三个集团军群,共计115个师,约300万官兵,2700辆坦克和突击炮,约7500门火炮、1815架作战飞机。其中,A集团军群是进攻西欧的主力,将在德国、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四国交界处进行主要突击,该集团军群下辖第4、12、16集团军以及克莱斯特指挥的装甲集群(下辖第19、15、41装甲师)。

由于法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修筑了针对德国的马奇诺防线,使法德边界“要塞化”,德军若正面突击,肯定遭受惨重伤亡,因此德国人决心“另辟蹊径”。按照“黄色方案”,A集团军群中的第4集团军负责右翼进攻,首先突入比利时境内的阿登山区,尔后掩护在其南面进攻的友军推进至法国马斯河,霍特指挥的第15装甲师(辖第5、7装甲师)在突破比利时边境防御后,立即在第4集团军突破的战线缺口上渡过马斯河。中路的第12集团军和配置在后方的第41装甲师(由莱茵哈特指挥)、第19装甲师(由古德里安指挥)将协同作战,第一步是占领兵微将寡的卢森堡,接着粉碎比利时军队在比卢边境的抵抗,击退可能来援的法军,然后在日韦和色当之间强渡马斯河,向法军马奇诺防线的后方实施穿插。至于左翼的第16集团军,则穿过卢森堡南部,随后向南展开所属兵团,掩护友军侧翼。

反观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军队,他们共有135个师,约330万人,3469辆坦克、2000架飞机。联军以为有马奇诺防线作为依托,坐等德军前来“自投罗网”,谁都没有想到德军会把主攻方向放在阿登。当时,负责阿登方向防务的只有比军两个师和法军三个师,全是二线部队,不少部队连反坦克炮都没有,工事也比较简陋,一旦遭到猛攻,这些部队很容易一哄而散。

继1939年侵占波兰之后,1940年5月,纳粹德国启动入侵西欧的“黄色方案”,德军在波兰战场尝试过的“闪电战”又用到英法联军身上。德军装甲部队绕开法军重兵云集的马奇诺防线正面,转而穿越地势险峻的阿登山区,然后冲过马斯河,兵锋直指法军防线的结合部和薄弱点,法军经营多年的马奇诺防线一下子变成了无用的摆设。



德军坦克开入法国腹地

战役经过

5月10日凌晨,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德国A集团军群开始行动,规模空前的坦克装甲纵队集中在德、比、卢边境的阿登山区,其中在德比边境上是霍特的第15装甲师,德卢边境上是第41、19装甲师。在这两股装甲突击力量后方,紧跟着德国第4、12、16集团军。德军进攻首日非常顺利,古德里安指挥的第19装甲师横穿卢森堡,进入比利时国境,并在10日晚突破比军边境防御。第15装甲师遇到比军一个师的抵抗,但很快将其粉碎,第15装甲师离马斯河只有一步之遥。

起初,法军认为德军在阿登的进攻不过是佯动,只派出第2、5骑兵师前去增援比利时友军。10日下午,法军第2骑兵师遭遇德军第10

装甲师,因武器低劣,被打得落花流水。11日,法军第5骑兵师被德军第1、2装甲师打垮。吓破胆的法军指挥官居然把所有呆在马斯河东岸的部队全都撤到西岸,放弃既设阵地,主动为德国人让开了道路。12日下午,德军第19装甲师陆续进入马斯河东岸,比计划提前了一天。

同样在比利时境内横冲直撞的德国第15装甲师以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为先导,继续向西突击,他们的目标是迪南。当时,德国第15装甲师和友邻的第41、19装甲师之间有长达30多公里的空当,如果法军或比军来个反突击,保不齐能扭转战局,但法比军队已被德军的“闪电战”打得惊慌失措,根本没想过组织反击。12日下午,德国第15装甲师也到达马斯河东岸。

12日晚,法国第9集团军司令

科拉发现马斯河对面已布满德军,顿时感到情况不妙,他立刻向法军总部求援,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先后调动10个师增援,但这些部队分布在法国内陆各地,最快也要到17日才能抵达前线,实在是“缓不济急”。

5月13日上午,德国第19装甲师率先强渡马斯河。10时起,德军以有限的火炮轰击对岸,德国空军也同步展开空袭,Ju-87俯冲轰炸机持续在法军阵地上空盘旋,该机俯冲时发出的啸叫声让法国士兵心惊胆战。德军的炮击和空袭摧毁了法军士气,到了下午,许多法国士兵连敌人都没看见就扔掉武器逃之夭夭。入夜时分,德军已登上马斯河西岸,并架起浮桥。

几乎与此同时,德国第41装甲师也在梅济耶尔附近的纽松维、蒙丹梅渡口横渡马斯河。德国第15装甲师则向马斯河西岸的迪南发动猛攻,该师第7装甲师遭到对岸法军的猛烈抵抗,师长隆美尔命令坦克沿河岸展开,以直瞄火力压制对岸的法军,掩护步兵乘橡皮艇抢渡,他自己亲自乘橡皮艇指挥渡河。尽管法军火力很凶猛,但到了13日中午,德国步兵终于夺下了布维涅,并前出至格朗热和黎兰沃森林。至此,A集团军群的3个装甲师都已突破马斯河,德军的计划已成功了一半。

德军突破马斯河的消息传到法军总部,甘末林慌忙投入自己的战略预备队实施反击。5月14日,法军对德军在马斯河西岸的桥头堡展开总攻击,令人遗憾的是,法军的所有反击都显得虎头蛇尾,许多部队稍遇德军空袭或坦克冲击即告溃散,还有一个法国师刚取得反击效果,没想到指挥官害怕孤军深入,竟然命令部队撤回,等待友军跟上来。

德军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第1装甲师向西快速前进,于14日黄昏渡过阿登运河,切断法军第2、9集团军之间的联系。至15日晚,德军大部队均已开过马斯河,向着英

吉利海峡猛扑过去,法国及英国、比利时的重兵集团被包围在敦刻尔克至麦茨之间的狭长地带,他们与法国南方的联系被完全切断,这意味着整个法国战局已无可挽回。

战役结果

此次战役中,德军正确选择了主攻方向,在空军掩护下,数以百计的坦克穿行于阿登密林之中,然后横渡马斯河,抄袭英法比卢联军后路,这样一来,德军通往巴黎和英吉利海峡的道路敞开了,而增援比利时的英法部队一下子掉入“战略陷阱”里,随时面临被歼的风险,而陈兵马奇诺防线的法国大军也将腹背受敌。5月14日,英法曾试图通过空袭来扭转危局,当天下午,马斯河上空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空战,英法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直扑马斯河渡口,德军则出动约5个联队的战斗机升空拦截,双方投入的飞机各有500余架。战至夜幕降临,损失惨重的英法空军不得不撤出战斗,德军浮桥全都完好无损。

德军长驱直入,令法国陷入恐慌之中。1940年5月15日,法国总理雷诺给英国首相丘吉尔打电话:“这一仗我们恐怕要输了。”丘吉尔惊得目瞪口呆:“我真没想到,德国‘闪电战’竟会如此厉害。”为了探明战局真相,并为感到绝望的法国盟友打气,5月16日,丘吉尔从伦敦急飞巴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一见到法国总理雷诺和法军总司令甘末林,我就意识到局势比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灰溜溜的。”甘末林承认自己手里已经没有战略预备队了,现在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军队挡在德国装甲集群与英吉利海峡之间了,德国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向着大海进军”,“法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宋涛

经典战例

史海钩沉

冷战中,荷兰潜艇秘密刺探苏联舰队

上世纪80年代,处于极盛时期的苏联海军频繁进出号称“北约内湖”的地中海,与美国海军“互别苗头”。由于兵力不够,美军无法跟踪所有苏联军舰,于是鼓动北约盟国为其“站岗放哨”。在这些“编外哨兵”中,荷兰海军的“虎鲨”号(舷号S-187)潜艇就是表现突出的一员。

险些命丧海底

众所周知,在公海跟踪假想敌舰队非常危险,一旦被发现,跟踪者就会成为别人的“姐上鱼肉”。由于地中海大部分水域深度不够,美军庞大的核潜艇根本施展不开,倒是长度只有90米的“虎鲨”号常规动力潜艇小巧灵活,更适合在浅水区隐蔽活动,于是美国就把秘密侦察任务交给了荷兰人。

起初,“虎鲨”号配备的侦察器材还很单调,只有能截获苏军无线电信号的天线,为了更好地执行任

务,美军借给荷军一部“佩里维茨”摄像机,装在潜望镜头位置上,能拍摄苏联水面舰艇的活动细节。荷兰人鼓捣半天才明白摄像机的用法:如果让它向左转,得按“向右”的按钮,向右旋转则得按“向左”的钮。

1982年9月,苏军一支特混编队抵达突尼斯哈马迈特以北30海里处的东地中海水域举行演习,“虎鲨”号潜艇也来“凑热闹”。当时,它秘密潜航至苏军演习禁区内,伸出装在潜望镜上的“佩里维茨”摄像机,试图偷窥苏军编队里的1144型战列巡洋舰的行踪,荷兰艇长依格涅紧盯摄像机传回的画面,“艇上官兵都在祈祷别被对方发现,我曾观察到巡洋舰上有几个苏联水兵正在指指点点,似乎指向露在水面上的潜望镜”,依格涅回忆说,“如果被苏军发现了,他们可以马上发起攻击,即便把潜艇击沉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会说自己在演习,况且划

定了禁区,谁闯进去就是找死。”幸好,苏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虎鲨”号在此次侦察中也遇到过惊险一幕。依格涅说:“我们又去跟踪苏军编队里的一艘潜艇,没想到目标突然下潜,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不知道它去哪里,也不知道它想干什么。我艇立即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关闭所有机械设备,只开着被动声呐,一动不动在原地坐底,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呆了32小时,始终未发现那艘苏联潜艇。”

“水下仰视”,无人觉察

当时,苏联海军始终在地中海保持着庞大的分舰队,它们往往临时驻泊在北非国家领海边缘,依格涅回忆说:“苏联军舰在地中海停得到处都是,油船等保障船只几乎常年不动,作战舰艇时不时前来与它们会合,接受补给。”有时候,苏联海军会在一个锚地汇聚70余艘舰艇,

密集度之高简直“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但“虎鲨”号必须最大限度靠近,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

在这样的环境下搞侦察,保持安静是荷兰潜艇的第一要务。此时,“虎鲨”号的机械设备几乎全部关闭,只有柴油机处于最低速度运行,为潜艇提供起码的动力,潜艇就好像在水里漂着,水兵们根本感受不到它的移动。反观苏军,军舰的起锚声、螺旋桨启动声,甚至机械师用扳手拧螺丝的声音,都能被“虎鲨”号上的被动声呐听得一清二楚。潜艇接近目标后,依格涅艇长会命令升起潜望镜,“佩里维茨”摄像机开始工作,与此同时,声呐兵也启动声呐系统,记录苏联军舰的“声纹”信号(即每艘军舰发出的特别声响),通过这些“声纹”,声呐兵能识别出苏联舰艇的具体型号。

对荷兰潜艇来说,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侦察方式当属“水下仰

视”,就是用潜望镜观察苏联军舰底部龙骨,此时潜望镜头必须处于苏联军舰下方(水下也要有很好的能见度)。荷兰人之所以对苏联军舰底部感兴趣,是因为苏军可能在那里留有舱口,供蛙人进出,另外,荷兰人也想近距离观察苏联军舰螺旋桨的构造(例如桨叶数量和加工工艺),由此可以推断出军舰的机动性能。潜艇实施“水下仰视”很讲技巧,首先得搞清楚目标停泊的准确位置,尔后将自己保持在合适的“潜望镜深度”,最后就是精心操作潜望镜,镜头离得近,离得远都不行。

冷战结束后,依格涅调任荷兰驻土耳其武官,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曾任苏军舰长的俄罗斯武官。聊天时,依格涅发现自己曾对该舰进行过“水下仰视”侦察,他委婉地问起对方当年是否觉察到有人跟踪时,那位俄罗斯武官却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水下有“异常情况”。李学华